

大慧宗杲的著作情況與分類論析*

許淑雅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博士生

摘要

大慧宗杲禪師(1089-1163)以提倡「看話禪」而聞名於世,是禪宗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本論文首先利用目前學界之研究成果,藉由評析其優缺點來描述與補正大慧著作之概況。然後,藉由較能表達大慧著作情況之書名與分類,來探討其現存著作之版本與流傳,以及分析內容的組織架構。

大慧現存的著作,可以分成四個系統:第一個系統是二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此中又分成《宗門武庫》一卷與《禪宗雜毒海》二卷;第二個系統是《正法眼藏》三卷;第三個系統是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此中除了可分成《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大慧普覺禪師法語》與《大慧普覺禪師書》四種單行本以外,宋版大藏經之中還收有附卷《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一卷;第四個系統則是四卷本《大慧普覺禪師普說》。這四個系統共含有九本內容不同的書。

關鍵詞: 大慧宗杲、禪宗、著作、語錄、普說

* 收稿日期:2014.07.07,通過審查日期:2014.10.15。

【目次】

- 一、前言
- 二、大慧著作研究之評析與補正
- 三、大慧現存著作之介紹與分析
 - （一）《宗門武庫》與《禪宗雜毒海》
 - （二）《正法眼藏》
 - （三）《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 （四）《大慧普覺禪師法語》
 - （五）《大慧普覺禪師書》
 - （六）《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三種）
- 四、結論

一、前言

大慧宗杲禪師（1089-1163，以下簡稱大慧）是宋朝人，隸屬臨濟宗楊岐派，以提倡「看話禪」而聞名於世，是禪宗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學者 Robert Buswell 認為，禪宗從主張「頓悟」的教義，然後發展成師徒間「機緣問答」的教學方式，最後產出特有的頓式禪法——「看話禪」，所以「看話禪」是禪宗發展的高峰，是中國獨有的禪法。¹ 而且自大慧提倡開始，此禪法即成為禪宗的主流並流傳至今。由此吾人可知「看話禪」的重要性，而此禪法最原本的面貌存在於大慧的著作之中。因此，大慧所遺留下來的著作是非常珍貴的資產，是吾人研究其思想與禪法的重要依據。

大慧之著作，目前收錄於大藏經者，有收於《大正藏》的《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三十卷² 與《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一卷³；收於《卍續藏》的《正法眼藏》三卷⁴ 與《大慧普覺禪師語錄》（禪宗雜毒海）二卷⁵；收於《卍正藏》的《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四卷⁶。然而，此五部書無法表達

¹ Robert Buswell, "The 'Short-cut' Approach of K'an-hua Meditation: The Evolution of a Practical Subitism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 pp. 321-322.

² 收於《大正藏》冊 47，第 1998A 號，頁 811-943。

³ 收於《大正藏》冊 47，第 1998B 號，頁 943-957。

⁴ 收於《卍新纂續藏》冊 67，第 1309 號，頁 556-633。

⁵ 收於《卍新纂續藏》冊 69，第 1362 號，頁 621-649。《卍續藏》的目錄所用的書名是「普覺宗杲禪師語錄」，但在內文中的原標題是「大慧普覺禪師語錄」，所以論述過程中，主要會以「二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來指稱此本書，而此書之別名又稱為「禪宗雜毒海」。

⁶ 收於《卍正藏》冊 59，第 1540 號。此書是由四卷本（頁 789-976）與一卷本（分成上下，頁 977-1018）組成，其中一卷本的內容等同於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的卷 13-18，而四卷本是獨立的一本書。因此，內文之討論會以「四卷本《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來指稱此本書。

大慧著作的全貌⁷，再加上目前學界針對大慧著作的書目與卷數的研究，呈現相當不一致的狀況，且與大藏經所收錄者無法吻合。因此，吾人並無法由此二管道而具體掌握研究大慧的現存一手資料有哪些？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大慧弟子所整理的書，除了收於大藏經中的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之外，是否還有一個六十卷《廣錄》的存在？此是極需要釐清的問題。因此，筆者擬就本論文來深入探討與分析大慧著作之狀況。

本論文主要分二個部分來探討：首先，是先利用目前學界之研究成果，藉由評析其優缺點來描述與補正大慧著作之概況；其次，藉由較能表達大慧著作情況之書名與分類，來探討其現存著作之版本與流傳，以及分析內容的組織架構。期望藉由本研究，讓將來有興趣研究大慧的讀者，能對大慧之著作有整體性的瞭解，且能掌握其現存之全部著作狀況。

二、大慧著作研究之評析與補正

目前針對大慧著作的研究，在博論中專節討論的有李開濟（1993）與鄭真熙（2002），⁸ 以單篇論文專文研究的則有石井修道（1973）與哈磊（2008），以下先依年代順序作介紹。⁹

⁷ 研究大慧的思想，另外還有很重要的《大慧普覺禪師年譜》一卷存世，但此書是由其弟子所編纂，歸類上不算是大慧本身的著作。因此，此書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將留至以後研究大慧生平時再做深入之分析，但仍會運用此書於本文之討論之中。

⁸ 針對大慧的博論研究，另外還有：（1）Miriam Levering 1978. “Ch’an Enlightenment For Laymen: Ta-hui and The Religious Culture of The Sung.”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rvard；（2）伍先林 1999《宗杲思想研究》，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3）廣田和教 2003《大慧宗杲の禪思想成立に関する研究》，花園大學文學博士論文；（4）鄭榮植 2006《大慧宗杲と韓国公案禪の展開》，東京大學文學博士論文；（5）方新蓉 2010《大慧宗杲與兩宋詩禪世界》，四川大學博士論文。方新蓉的論文，雖有專節討論，但筆者未採用，其原因請見下一個註解。

首先，是學者石井修道從 1973 年開始，連續三年以〈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為題，發表了上、中、下三篇的論文。¹⁰ 在其上篇中，石井將大慧的著作分成四個系統：（一）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二）二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與《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三）四卷本《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四）《正法眼藏》。而在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系統中，對照其現存的單行本又可再分成四種：（1）《大慧普覺禪師語錄》；（2）《大慧普覺禪師普說》；（3）《大慧普覺禪師法語》；（4）《大慧普覺禪師書》。¹¹ 石井所使用的「系統」一詞，是指內容不同的書，此分類簡單明瞭，算是滿正確的歸類。因此，筆者以下之討論會延用「系統」一詞。

其次，李開濟在其 1993 年所完成的博論《宋代大慧宗杲禪思想研究》¹² 中，則依年代順序介紹了八本著作：（一）《湛堂文準禪師語錄》；（二）刻《大寧寬和尚語錄》；（三）《禪林寶訓》；（四）《辯邪正論》；（五）《宗門武庫》；（六）《正法眼藏》；（七）《禪宗雜毒海》；（八）《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三十卷。¹³ 此分類將大慧替祖師們編輯的語錄與其自身的著作混為一談，對瞭解大慧的著作而言，不是很理想的介紹方式。

⁹ 在碩論層級中，只有李芹在其 2007 年所完成的《大慧宗杲生平思想新探》（廈門大學宗教學碩士論文）中有專節介紹，順序為：（1）《正法眼藏》；（2）《宗門武庫》；（3）《大慧普覺禪師年譜》；（4）《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三十卷本）。（頁 19-21）而方新蓉在其博論《大慧宗杲與兩宋詩禪世界》中，以李芹所述為基礎，加上李開濟與哈磊的內容重新增補考證而列有 11 項。（頁 30-47）因其所述不離李開濟與哈磊的範圍，因此筆者未將其列入正文的討論中。

¹⁰ 這三篇分別收錄於《駒沢大学仏教学部研究紀要》的 31-33 期。

¹¹ 石井修道，〈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上）〉，頁 283-306。

¹² 此為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此論文在 1996 年出版成專書，作者名為「開濟」，書題改為《華嚴禪——大慧宗杲的思想特色》。以下引用以專書為準。

¹³ 開濟，《華嚴禪——大慧宗杲的思想特色》，頁 9-12。

其次，鄭真熙在其 2002 年所完成的《默照禪與看話禪比較研究》¹⁴ 中，介紹大慧的現存著作四種：（一）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二）四卷本《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三）三卷本《正法眼藏》；（四）《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鄭氏採用了石井的研究成果，一樣將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再分成〈大慧語錄〉、〈大慧普說〉、〈大慧法語〉、〈大慧書〉四個部分。然後，在文末提到大慧撰《辨正邪說》，但此書已遺失，接著說《禪宗雜毒海》、《禪林寶訓》與《大慧禪師禮觀音文》也是研究大慧的重要資料。¹⁵ 此分類基本上與石井的相同，並且提到了不存於大藏經的著作內容。

最後，哈磊在 2008 年發表了〈《大慧語錄》的編輯與版本系統〉一文¹⁶，文中將《大慧語錄》分成別本、選本、全本三類來說明：

（一）別本：（1）《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一卷；（2）《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二卷；（3）《大慧語錄》四卷；（4）《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五卷。

（二）選本：（1）《大慧禪師語錄》十卷，蘊聞編；（2）《大慧禪師廣錄》三十卷，蘊聞編；（3）《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上下卷。

（三）全本：（1）六十卷本；（2）五冊本；（3）八十卷本。¹⁷

此分類是最複雜的分類，哈氏將其從第一手資料中所看到的不同名稱與卷數，皆視為不同本書，但是其中實際上有些皆是屬於同一本。

¹⁴ 此為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¹⁵ 鄭真熙，《默照禪與看話禪比較研究》，頁 170-178。

¹⁶ 收於《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9，頁 106-110。

¹⁷ 哈磊，〈《大慧語錄》的編輯與版本系統〉，頁 107-109。

為了方便之後的論述，筆者先將以上四位學者所說到的著作對比並表格化如下：

| 石井修道 1973 | 〔李〕開濟 1996 | 鄭真熙 2002 | 哈磊 2008 |
|--|------------------|--|---|
| (一) 三十卷本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1)《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2)《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3)《大慧普覺禪師法語》 (4)《大慧普覺禪師書》 | (八)《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三十卷 | (一) 三十卷本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1)〈大慧語錄〉 (2)〈大慧普說〉 (3)〈大慧法語〉 (4)〈大慧書〉 | (二) 選本 (1)《大慧禪師語錄》十卷，蘊聞編 (2)《大慧禪師廣錄》三十卷，蘊聞編 |
| (二) (1) 二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雜毒) | (七)《禪宗雜毒海》 | 《禪宗雜毒海》 | (一) 別本 (2)《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二卷 |
| (二) (2)《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 (五)《宗門武庫》 | (四)《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 (一) 別本 (1)《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一卷 |
| (三) 四卷本《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 | (二) 四卷本《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 (一) 別本 (4)《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五卷 |
| (四)《正法眼藏》 | (六)《正法眼藏》 | (三) 三卷本《正法眼藏》 | |

| | | | |
|--|-------------------|------------|---|
| | (一)《湛堂文準 禪師語錄》 | | |
| | (二)刻《大寧 寬和尚語錄》 | | |
| | (三)《禪林寶訓》 | 《禪林寶訓》 | |
| | (四)《辯邪正論》 | 《辨正邪說》 | |
| | | 《大慧禪師禮觀音文》 | |
| | | | (一) 別本 (3)《大慧 語錄》四卷 |
| | | | (二) 選本 (3)《臨安 府徑山宗杲 大慧普覺禪 師語要》上 下卷 |
| | | | (三) 全本 (1) 六十卷 本 (2) 五冊本 (3) 八十卷 本 |

表格中之著作，首先必須先分成二類來談：第一類是大慧身為編者，所編的古德語錄；第二類是大慧親筆撰寫與弟子記錄者。第一類的書，是李開濟所列前三本《湛堂文準禪師語錄》、刻《大寧寬和尚語錄》與《禪林寶訓》。依據《大慧普覺禪師年譜》（以下簡稱《年譜》）之記載，政和五年（1115）湛堂文準禪師（1061-1115）圓寂後，大慧將其平日說法語

要，憶持誦出集成。¹⁸ 之後，大慧將遊方時所得到的《大寧寬和尚語錄》¹⁹，在政和七年（1117）發心開板重刻。²⁰ 目前此二本語錄都不存。

至於《禪林寶訓》，《年譜》中沒有此書的相關記載，但是淨善（生卒不詳）在為其重集的四卷本《禪林寶訓》所作的〈序〉中說：

《寶訓》者，昔妙喜、竹菴誅茅江西雲門時共集。予淳熙間，遊雲居得之老僧祖安。惜其年深蠹損首尾不完，後來或見于語錄、傳記中，積之十年僅五十篇餘。仍取黃龍下至佛照、簡堂諸老遺語，節葺類三百篇。²¹

依淨善的說法，大慧與竹菴士珪禪師（?-1146）在江西雲門共住時共同編集了《禪林寶訓》一書。依《年譜》的記載，竹菴士珪在紹興三年（1133）的四月到雲門菴與大慧一同度夏，所以此書的編輯時間應該就是在這一年。然而，淨善獲得此書的淳熙年間（1174-1189）已剩殘本，且如引文所言，目前此書的內容大部分是由淨善自己採集的，已無法推測其原本的情況。附帶一提，《年譜》的紹興三年條，沒有記錄大慧與竹菴士珪共編《禪林寶訓》，但說到「各作頌古一百一十篇」²²。此部分現以「東林和尚雲門庵主頌古」為題，收於《古尊宿語錄》卷 47。²³ 其中大慧所作的頌古已被收進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中的第十卷。

如上所談的《湛堂文準禪師語錄》、刻《大寧寬和尚語錄》與《禪林寶訓》這三本書，嚴格說起來，不能算進大慧的著作中，因為內容不含大慧的言說，應該算是大慧的「事蹟」。而在第二類，由大慧親筆撰寫與弟

¹⁸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CBETA, J01, no. A042, p. 794c8-9。

¹⁹ 大寧寬：名道寬，生平不詳，石霜楚圓禪師（986-1039）法嗣，出世住洪州大寧。

²⁰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CBETA, J01, no. A042, p. 795b8-19。

²¹ 《禪林寶訓》卷 1，CBETA, T48, no. 2022, p. 1016b12-16。

²²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卷 1，CBETA, J01, no. A042, p. 798c18-19。

²³ 《古尊宿語錄》卷 47，CBETA, X68, no. 1315, pp. 321a19-334c16。

子記錄的書中，首先必須從入藏的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與哈磊所說的《大慧語錄》三種全本（六十卷本、五冊本、八十卷本）說起。

大慧在隆興元年（1163）圓寂，其嗣法弟子蘊聞（活躍於 1165-1173）在乾道七年（1171）申請將大慧的語錄入藏。蘊聞在〈進大慧禪師語錄奏劄〉中說：

伏念（臣）先師，前往徑山大慧禪師（宗杲），敏悟英發，直受正傳，善巧方便，開悟後學。其平日提唱語要，（臣）隨處記錄，皆已成書。既為《廣錄》三十卷，又為《語錄》十卷。謹繕寫詣闕上進，伏望萬機之暇 俯垂省覽。（臣）又伏見真宗皇帝景德年中，以僧（道原）所集《傳燈錄》，頒降入藏。今（臣）所進先師《語錄》十卷，欲乞聖慈，依上件體例，特賜指揮，亦令入藏，用廣流通。²⁴

此處蘊聞說，他編了大慧的《廣錄》三十卷、《語錄》十卷，然後將其中的《語錄》十卷上進，請求入藏。之後，在《崇寧藏》的入藏刊記中，德潛（活躍於 1172）則說：「本寺承知府安撫大觀文公文備准御批，降《大慧禪師語錄》十冊，令真之名山大藏中，以永其傳，住持（臣）僧（德潛）謹刊為經板，計三十卷。」²⁵ 因此，最後在大藏經中所看到的是三十卷的語錄，而這三十卷的語錄每卷的卷首名稱如下：

卷 1-4 大慧普覺禪師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

卷 5 大慧普覺禪師住育王廣利禪寺語錄

卷 6 大慧普覺禪師再住徑山能仁禪院語錄（塔銘附）

卷 7 大慧普覺禪師住江西雲門菴語錄

卷 8 大慧普覺禪師住福州洋嶼菴語錄

²⁴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CBETA, T47, no. 1998A, p. 811a11-19。

²⁵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CBETA, T47, no. 1998A, p. 811a23-26。

卷 9 大慧普覺禪師雲居首座寮秉拂語錄

卷 10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頌古）

卷 11 大慧普覺禪師偈頌

卷 12 大慧普覺禪師讚佛祖

卷 13-18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卷 19-24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

卷 25-30 大慧普覺禪師書

從以上每卷的名稱與內容來看，前十卷名為「語錄」，但是若配合現存的單行本來看，卷 11 的偈頌與卷 12 的讚佛祖也被包含在「語錄」之中，然後則分別是「普說」、「法語」與「書」，共四種類別，因此這三十卷本的「語錄」實際上應該稱為「廣錄」。至此，筆者看到的一個問題點是，蘊聞所說的「《廣錄》三十卷、《語錄》十卷」與被送進東禪寺的「《語錄》十冊」，然後刊成「《語錄》三十卷」，這中間的關係是什麼？此問題，將留至下一節再做進一步的探討。

另外，有關弟子所整理的語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記錄是出自《年譜》：

其八處九會陞堂語要、普說、小參、讚偈、機緣、長牋、法語，無慮數十萬言。參徒道印編為六十卷，奉置于菴。宗璉、曇密、惟禪、宗演、淨智居士黃文昌裒其綱要離為五冊，刊行于世，蒙詔賜入大藏，同聖教以永其傳。²⁶

此處是說道印（活躍於 1163-1190）首先將大慧的種種文句，編為「六十卷」放置在妙喜菴。之後，又有幾位弟子一起分類整理為「五冊」，並將其刊行，然後又「蒙詔賜入大藏」。然而，《年譜》中所記載的整理語錄的弟子名與數量，皆與上述蘊聞所說不同。那麼此二者到底是同是異？真

²⁶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CBETA, J01, no. A042, p. 807a20-24。

的如哈磊所分類的那樣，蘊聞編的是「選本」而《年譜》記載的是「全本」？此問題一樣留至下節中討論。

再者，「八十卷」的說法，是出自後期的燈錄，在《嘉泰普燈錄》與《五燈會元》皆說：「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²⁷由此記載，似乎又有一個稱為「《大慧禪師全錄》八十卷」的存在，並且也被入藏。然而，不管名稱是「語錄」、「廣錄」還是「全錄」，數量是「十卷」、「三十卷」、「六十卷」還是「八十卷」，縱觀歷代的大藏經，被收入藏的就只有署名「蘊聞上進」的「《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三十卷」，而且在現存的善本古籍中，也只有同於大藏經內容的三十卷或分開的單行本。²⁸

其次，到了明代的《嘉興藏》，開始收藏大慧的其他著作：《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一卷與《正法眼藏》三卷。然後，日本的《卍正藏》收入《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四卷與《卍續藏》收入二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禪宗雜毒海）。這些的內容，都是不同於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其詳細情況，將在下一節中分析。然而，在哈磊的論文中，還列了一本別本是「《大慧語錄》四卷」，此是依據南宋陳振孫（約 1183-1262）《直齋書錄解題》的記錄：「《大慧語錄》四卷，僧宗杲語，其徒弟道謙所錄，張魏公序之。」²⁹筆者認為，此是前述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的前四卷的單行本，原因仍留待下節中討論。

再者，哈磊還列了一個選本是「《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上下卷」，收錄在明朝瞿汝稷（1548-1610）所編的《指月錄》卷 31-32。在卷 32 末的「履略」最後，有一段瞿汝稷的加註說明，其中有一段說：「《年譜》所載書問、法語、普說之目，今藏本多不具。不知此三函者，何人所節略。」³⁰由此可知，此本《語要》本來是分成「三函」，

²⁷ 《嘉泰普燈錄》卷 15，CBETA, X79, no. 1559, p. 384a14-15；《五燈會元》卷 19，CBETA, X80, no. 1565, p. 405a15。

²⁸ 此部分在下一節「現存著作的分析」中會有詳細的說明。

²⁹ 哈磊，〈《大慧語錄》的編輯與版本系統〉，頁 107；《直齋書錄解題》，頁 359。

³⁰ 《指月錄》卷 32，CBETA, X83, no. 1578, p. 767b13-14。

且沒有署名編者的名字。³¹ 而此書的內容分成：生平、勘辨、酬答法要、室中垂示、普說、被機、履略，共七個部分。經筆者初步比對，此書大致上是節錄《年譜》、三十卷本《語錄》、《宗門武庫》、《禪宗雜毒海》與《正法眼藏》的內容，沒有不同之處。

其次，是李開濟所列的《辯邪正論》或是鄭真熙所說的《辨正邪說》一書。此主要是依據《年譜》的紹興四年（1134）條中說：「時宗徒撥置妙悟，使學者困於寂默，因著《辨正邪說》而攻之，以救一時之弊。」³² 再者，在大慧的〈答曾侍郎〉回信中，也有說：「今諸方漆桶輩，只為守方便而不捨，以實法指示人，以故瞎人眼不少，所以山野作《辯邪正說》以救之。」³³ 依此二則文獻的記載，可確定大慧確實有撰寫《辨邪正說》。然而，在現存的文獻中，卻沒有以「辨正邪說」為題的內容。學者柳田聖山在其〈看話と黙照〉一文中，依據《朱子語類》一書中的記載³⁴，推斷大慧的弟子在編其語錄時，刪除了《辨邪正說》。³⁵ 學者石井修道在其〈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下）〉中，也認為此書現已不存。³⁶ 但是，學者廣田宗玄在 2000 年發表〈大慧宗杲の「弁邪正說」について〉一文，利用〈答曾侍郎〉一文的記載，搜尋古德對《大慧書》注釋時的解釋，因而找到無著道忠（1653-1744）在其《大慧普覺禪師書栲栳珠》一書，對「辨邪正說」的注為「正法眼藏三下示眾是也」³⁷。也就是說，無

³¹ 哈磊，〈《大慧語錄》的編輯與版本系統〉，頁 108。

³²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CBETA, J01, no. A042, p. 799a28-30。

³³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5，CBETA, T47, no. 1998A, p. 919a7-9。

³⁴ 《朱子語類》卷 126：「昔日了老專教人坐禪，杲老以為不然，著《正邪論》排之。……杲舊甚喜子韶，及南歸，貽書責之，以為與前日不同。今其小師錄杲文字，去《正邪論》，與子韶書亦節卻。」（「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zhuzi-yulei/126/zh>，2014.01.15）

³⁵ 柳田聖山，〈看話と黙照〉，頁 1-6。

³⁶ 石井修道，〈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下）——大慧伝研究の再検討〉，頁 163。

³⁷ 廣田宗玄，〈大慧宗杲の「弁邪正說」について〉，頁 199。

著道忠認為《正法眼藏》第三卷最後的「示眾」一則即是「辨邪正說」。廣田宗玄經過對此則「示眾」內容的分析，認同其就是《辨邪正說》。³⁸

最後，是鄭真熙所說的《大慧禪師禮觀音文》，此是一篇短文，收錄於《緇門警訓》卷 8，內容如下：

清淨三業，一心五體投地，歸依南無十方慈父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我聞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得二隨順、四不思議、十四無畏，十九說法，七難二求，三十二應，無量功德，興大威力，發大誓願，同流九界，六道四生。生死趣中，興百千萬億無量恒河沙劫數善行方便，救度拔濟一切眾生，無有休息。我今哀求，必賜加被，伏念某甲宿生慶幸，生遇佛法，身雖出家，心不染道，愚癡邪見，諸根昏塞。內外經書，雖於習學，章句妙理，無所通曉。又恐福力淺薄，壽命不長，徒入空門，虛生浪死。我今洗心泣血，稽顙投誠，終日竟夜，存想聖容，受持聖號，禮拜聖像。惟願菩薩，天耳聞聲，悲心救苦，憐憫加被，放大神光，照我身心，傾大甘露，灌我頂門，蕩滌累世冤愆，洗潔千生罪業，身心清淨，魔障消除。晝夜之間，坐臥之中，觀見菩薩，放大神光，開我慧性，使某〔甲〕即時神通朗發，智慧聰明，一切經書，自然記憶，一切義理，自然通曉，得大辯才，得大智慧，得大壽命，得大安樂。參禪學道，無諸魔障，悟無生忍。世生行菩薩道，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法界眾生，同圓種智。³⁹

³⁸ 廣田宗玄，〈大慧宗杲の「弁邪正說」について〉，頁 196-229 與〈「弁邪正說」訓註（下）〉，頁 150-178。

³⁹ 《緇門警訓》卷 8，CBETA, T48, no. 2023, p. 1081b9-c1。另外，在《緇門警訓》卷 4 還有一則〈大慧禪師看經回向文〉，但是此篇沒有其他文獻提過或收錄，所以就不放在正文中討論，其內容是：「某甲業力障魔，神志錯亂，所歷根鈍，自然想來，脫略混淆，顛倒重疊，臨文徇意，字誤句差，乖清濁之正音，泥解會之邪見。或事奪其志，心不在經，問對起居，斷絕隔越，久誦懈怠，因事憤嗔。嚴潔或涉於垢塵，肅敬或成於瀆慢，身口服用之不淨，

此篇祈禱文是否真為大慧所作，現在很難考證，在現存的大慧著作中沒有收錄此篇內容，只有在明代以後的典籍中可以看到。有收入此篇〈禮觀音文〉並署名大慧宗杲撰者，另有明代祿宏（1532-1612）編的《諸經日誦集要》⁴⁰ 與清代弘贊（1611-1685）的《觀音慈林集》⁴¹。

另外，類似〈大慧禪師禮觀音文〉的狀況者，還有一篇〈大慧禪師發願文〉，此是依據《新纂禪籍目錄》的記載，被附在古籍《大覺禪師坐禪論》之後，內容如下：

唯願某甲，道心堅故，長遠不退，四體輕安，身心勇猛，眾病悉除，昏散速消，無難無災，無魔無障，不向邪路，直入正道，煩惱消滅，智慧增長，頓悟大事，續佛慧命，度諸眾生，報佛祖恩。次冀某甲，臨命終時，少病少惱，七日已前，預知死至，安住正念，末後自在，捨了此身，速生佛土，面見諸佛，受正覺記，分身法界，遍度眾生也。⁴²

此篇發願文也是不在現存的大慧著作中，所以很難考證是否真是大慧所作。然而，陳小法在其〈大慧宗杲及其著述在日影響之研究〉一文中，有說到日僧策彥周良（1501-1579）的日記《初渡集》中，有摘錄此發願

衣冠禮貌之弗恭，供不如儀處非其他，卷舒揉亂墜落污傷。種種不專不誠，大慚大懼。恭願諸佛菩薩，法界虛空界一切聖眾，護法善神天龍等。慈悲憐憫，懺滌罪愆，悉令誦經功德，周圓畢遂。某甲回向心願尚慮譯潤，或誤註解，或非傳授，差殊音釋舛錯，校對仍改之失，書寫刊刻之訛，其師其人悉為懺悔，仗佛神力使罪消除，常轉法輪起濟含識。」（CBETA, T48, no. 2023, p. 1062b29-c14）

⁴⁰ 《雲棲法彙》卷 2，CBETA, J32, no. B277, p. 580a21-b10。

⁴¹ 《觀音慈林集》卷 3，CBETA, X88, no. 1644, pp. 101b21-102a7。

⁴² 《大覺禪師坐禪論》卷末，寬永 20 年（1643）中野是誰刊行。〔駒澤大學圖書館藏書 H180/223〕

文。比對陳氏所引出的內容，只有些許的文字差異。⁴³

以上是有關大慧著作的概況，在下一節中將針對現存著作的部分作分析。

三、大慧現存著作之介紹與分析

就大慧現存的著作，筆者認為以石井修道所分的四個系統是最恰當的，然而此四個系統卻含藏有九本不同的書。若以成書的順序來說，第一個系統是二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此中又分成《宗門武庫》一卷與《禪宗雜毒海》二卷。第二個系統是《正法眼藏》三卷。第三個系統是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此中除了可分成《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大慧普覺禪師法語》與《大慧普覺禪師書》四種以外，依照《崇寧藏》和《毗廬藏》的目錄，還附有《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一卷⁴⁴，所以共有五本。第四個系統則是四卷本《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以上所述四個系統九本書的情況，表格呈現如下：

| 系統 | 書名 | 內含量 | 書名 | 種類 | 分析類別 |
|----|----------------|-----|--------------------|----|------|
| 一 | 二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 A | 《宗門武庫》一卷 | ① | (一) |
| | | B | 《禪宗雜毒海》二卷 | ② | |
| 二 | 《正法眼藏》 | | 《正法眼藏》三卷 | ③ | (二) |
| 三 | 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 A |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十二卷 / 二冊 | ④ | (三) |

⁴³ 陳小法，〈大慧宗杲及其著述在日影響之研究〉，頁 338。另外，在陳進的〈大慧宗杲著作版本及學術研究現狀綜述〉一文中，有說到無著道忠（1653-1744）的著作中有提到此篇發願文。（頁 219）可惜作者沒說是哪本著作，無法做進一步的追蹤。

⁴⁴ 椎名宏雄，《宋元版禪籍の研究》，頁 229-232, 253-256。

| | | | | | |
|---|---------------|---|------------------------------|---|-------|
| | | B |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卷 13~18 / 一卷一冊 | ⑤ | (六) 1 |
| | | C |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 卷 19~24 / 一卷一冊 | ⑥ | (四) |
| | | D | 《大慧普覺禪師書》 卷 25~30 / 一卷一冊 | ⑦ | (五) |
| | | 附 |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一卷 | ⑧ | (六) 2 |
| 四 | 四卷本《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 |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四卷 | ⑨ | (六) 3 |

第一個系統的《宗門武庫》與《禪宗雜毒海》，這二本書的關係密切，內容有約一半是相同的，所以將放在一起討論。而以《大慧普覺禪師普說》為名者，共有三種不同的內容，也將放在一起討論。以下依表格中最後一欄的六項，分別分析每本著作之狀況。

再者，以下的討論有二本文獻非常重要，在此須先做簡單的說明：一是《大慧普覺禪師年譜》，二是《雲臥紀譚》中的〈雲臥菴主書〉。依據目前《大慧普覺禪師年譜》的序文與跋語，可以知道《年譜》是祖詠（活躍於 1183）所編，於淳熙十年（1183）出版，之後宗演（活躍於 1183-1205）依據雲臥菴主曉瑩（約 1128-1220）寫給他的信（即〈雲臥菴主書〉），修訂其中的錯誤後，於開禧元年（1205）出版。⁴⁵ 曉瑩與宗演都是大慧的弟子，〈雲臥菴主書〉的內容，主要即是在指出祖詠所編年譜的錯誤地方。目前 1183 年版的舊本《年譜》已不存，只存宗演修訂過的版本，現存最早可看到的宋版是南宋寶祐元年（1253）的刻本。⁴⁶

⁴⁵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CBETA, J01, no. A042, pp. 793a1-8, 807b9-19。

⁴⁶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冊 22，頁 323-465。

（一）《宗門武庫》與《禪宗雜毒海》

有關《宗門武庫》與《禪宗雜毒海》的成立，《年譜》中的紹興二十三年（1153）條，引用了〈雲臥菴主書〉的內容說：

按〈雲臥書〉云：「師是年坐間，凡有所說則法宏首座錄之，自大呂申公執政至保寧永禪師四明人，得五十五段而罷興。宏遂以老師洋嶼眾寮榜，其間有『兄弟參禪不得，多是雜毒入心』之語，取稟而立為《雜毒海》。今刊本名《武庫》者，乃紹興十年春，信無言等聞師語古道今，聚而成編，福清真兄戲以〈杜預傳〉中『武庫』二字為名。及庚午，師偶見是集曰：『其間亦有是我說話，何得名為「武庫」？』以是知『武庫』之名，實非師意也」。⁴⁷

從此段引文中可得知，《宗門武庫》是紹興十年（1140）就已刊行，弟子戲以《晉書·杜預傳》中「武庫」二字命名。而《禪宗雜毒海》則是紹興二十三年（1153）成書，以大慧之「兄弟參禪不得，多是雜毒入心」一語而取名為《雜毒海》。

然而，僅依此段記載，並不能看出此二本書的關係，但若對回〈雲臥菴主書〉的原文，其關係則很清楚，其內容如下：

又有按事出《武庫》者，却不敘《武庫》所出端由。今略敘《武庫》之權輿，乃紹興十年春，信無言數輩在徑山，以前後聞老師語古道今，聚而成編。福清真兄戲以《晉書·杜預傳》中「武庫」二字為名。……其實老師則不知有《武庫》，及於紹興庚午，在衡陽見一道者寫冊，取而讀，則曰：「其間亦有是我說話，何得名為『武庫』？」遂曰：「今後得暇，說百件與叢林結緣，而易其名。」

⁴⁷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卷1，CBETA, J01, no. A042, p. 803c23-31。

未幾，移梅陽，至癸酉夏，宏首座以前語申請，於是閑坐間有說，則宏錄之。自大呂申公執政至保寧勇禪師四明人，乃五十五段而罷興。時福州禮兄亦與編次，宏遂以老師洋嶼眾寮勝其門，有「兄弟參禪不得，多是雜毒入心」之語，取稟而立為《雜毒海》。⁴⁸

大慧是在紹興七年（1137）四十九歲時，第一次受請出世臨安府徑山。紹興十年（1140）弟子就將其所說的歷代禪師與居士的機緣語句等內容，編成《武庫》一書。「武庫」二字在〈杜預傳〉中是用來讚美杜預（222-285）的「博學多通，就象武器庫一樣，無所不有」⁴⁹，《晉書》卷三十四云：「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⁵⁰此是弟子們私下所編錄的書，大慧當時並不知情，一直到紹興二十年（1150）才偶然見到這本書，且大慧並不認同此書名，希望之後有機會時再多說一些，然後更改書名。之後，在紹興二十三年（1153），弟子記下大慧講述的五十五則祖師的機緣法語，編成為《雜毒海》一書。因此，依據以上這段過程，《雜毒海》的內容，應是將原本的《武庫》內容，加上之後的五十五則而成的。

以下，分別介紹《宗門武庫》與《禪宗雜毒海》的現存版本與內容的組織架構：

1. 《宗門武庫》一卷

《宗門武庫》，是從明朝的《嘉興藏》才開始有收錄，之後日本的《縮刻藏》、《卍續藏》與《大正藏》皆有收錄。《大正藏》中的此書是附於三十卷本的《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之後，其底本是「增上寺報恩藏明

⁴⁸ 《雲臥紀譚》卷2，CBETA, X86, no. 1610, p. 682a2-b10。

⁴⁹ 「中文百科在線」，<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211913>，2014.05.26。

⁵⁰ 《晉書》，「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578546>，2014.05.26。

本」⁵¹。在單行本的部分，現存最早的是日本南北朝（1331-1392）初期的覆宋五山版，而此版本的卷首則存有宋朝的刊本序，此序是淳熙十三年（1186）李泳（生卒不詳）所作。⁵² 在中國，除了宋刊本的記錄之外，目前則存有明清時期的刊本三種。在日本，則除了五山版之外，還存有後期的四種刊本。⁵³

此書在日本受到相當的重視，柳田聖山與椎名宏雄合編的《禅学典籍叢刊》卷 4，收有江戶刊本的《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輯釋》四卷，此為日僧雲巖智門（活躍於 1697）所撰。椎名宏雄在此書的解題中說：「自宋朝初刻以來，在中國與日本常常重刻，光知道的就有超過二十版。注釋書有六種，與《大慧書》可以說是雙璧。」⁵⁴ 可見，此書在日本很受歡迎。⁵⁵ 但是，在韓國則沒有此書被刊行的記錄。

⁵¹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CBETA, T47, no. 1998B, p. 943, 註 3。

⁵² 此版本現被刊載於《日本五山版漢籍善本集刊》冊 8，頁 565-593。

⁵³ 筆者所收集的版本資訊主要依據：（1）「台灣地區善本古籍聯合目錄」，<http://nclcc.ncl.edu.tw/ttscgi/ttsweb?@0:0:1:/opc/catalog/rarecat@@0.09414726047048022>，2013.12.04；（2）「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cgi/frameset4.htm>，2013.12.04；（3）「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http://www.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2013.12.03；（4）「dibrary 디브리리」（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知識資訊綜合查詢），<http://www.dibrary.net>，2013.12.08。今因單篇論文字數限制，省略相關表格。

⁵⁴ 《禅学典籍叢刊》卷 4，頁 472。

⁵⁵ 石井修道在其論文中說到：《宗門武庫》是日本大燈國師（1282-1337）一生受用的書，是臨濟宗的代表作。且胡適（1891-1962）在其《中國中古思想小史》中也給此書很高的評價，他說：「看宗杲的宗門武庫，此出最便初學，文筆也可愛。」（〈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下）〉，頁 159）但是，市川白弦（1902-1986）在其《大慧》一書中寫了一篇〈「大慧武庫」に關する疑義〉一文（頁 193-200），對《武庫》一書提出一些質疑，不認為《武庫》一書的內容都是大慧所說。（〈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上）〉，頁 292）

此書是署名道謙（約 1093-1185）編，內容只有一卷，椎名宏雄說是 120 篇宋朝禪林的逸話⁵⁶，而石井修道則說有 123 段，是充分展現大慧日常言語的著作。⁵⁷ 但是，筆者將此書與《雜毒海》比對後，發現若依原來的分段是 120 則，但實際上應該算 122 則。

2. 《禪宗雜毒海》二卷

在歷來的大藏經中，只有《卍續藏》有收錄《禪宗雜毒海》，且此書在書名的表達上有點複雜。目錄上是使用「普覺宗杲禪師語錄」，但內文的書名是「大慧普覺禪師語錄」，而版心則用「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⁵⁸ 石井修道指出，一般認為《卍續藏》所使用的底本，是現存於早稻田大學的宋版，而且此宋本是唯一的版本，目前沒有其他的傳本留存。⁵⁹

此書是署名法宏（活躍於 1140-1153）、道謙編，卷首有祖慶寫於淳熙十五年（1188）的序，卷末有寫於紹熙元年（1190）的跋，但此跋語的內容是有關道印編的《廣錄》。上卷收錄大慧講述歷代禪師與居士的機緣語句等內容，下卷的內容混雜，卷首是一則名為「李參政跋」的跋文，其後是諸大名卿為大慧作的讚頌、祭文，然後再接大慧為方外道友所做的畫像讚以及為諸佛、菩薩、祖師所作的讚頌。其每一部分的則數如下：

⁵⁶ 《禪學典籍叢刊》卷 4，頁 473。

⁵⁷ 石井修道，〈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下）——大慧伝研究の再検討〉，頁 158-159。另外，石井在 2002 年所發表的〈大慧禅と『大慧武庫』〉一文中，將則數修正為 125 段。（頁 235）

⁵⁸ 《卍新纂續藏》冊 69，頁 621。

⁵⁹ 石井修道：「この『雑毒海』の原本は、早稲田大学図書館にある宋版であると思われるが、宋版の『雑毒海』以外に伝本が現在のところなく、『禅籍目録』にかかげられている珍皇寺本が果して早大本と同一のものかどうか疑わしい。」（〈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上）〉，頁 293）

| | |
|----|---------------------|
| 上卷 | 歷代禪師與居士的機緣語句等 122 則 |
| 下卷 | 李參政跋 1 則 |
| | 諸大名卿為大慧作的讚頌、祭文 48 則 |
| | 讚方外道友 69 則 |
| | 讚佛祖 49 則 |

由此表格可看出，只有上卷的內容型態才與《宗門武庫》相同。而此部分的内容有 122 則⁶⁰，但依書中註腳所示，在第 117 則的第一行之後「佚二十字詰二十二行」⁶¹，也就是本來的底本少了一頁⁶²，所以原本的則數應該會多一些。另外，石井修道指出，早大本是一冊沒有分卷，且從一開始到「李參政跋」為止的版心寫有「雜毒」，而跋文之後的版心沒有「雜毒」二字。⁶³「跋文」一般都是放在書後，依據《雲臥紀譚》的記載，此則跋文是大慧弟子於紹興十一年（1141）為《武庫》偽作的，因為當年大慧招秦檜（1090-1155）誣告他與侍郎張九成（1092-1159）坐議朝廷，弟子們因而擔心「武庫」的書名會造成不便，因此首先提議將書名改成「雜錄」，之後又以參政李漢老（1085-1146）的名義偽作此則跋語。⁶⁴因此可見，《卍續藏》將此則跋語放在第二卷的卷首的方式，實在是不恰當。⁶⁵

⁶⁰ 依照原本的分段算是 124 則，比對《武庫》後，實際上應該算 122 則。石井修道所算的數目也是 122。（〈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下）〉，頁 158）

⁶¹ 《卍新纂續藏》冊 69，頁 634 註 1。

⁶² 石井修道，〈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下）——大慧伝研究の再検討〉，頁 158。

⁶³ 石井修道：「『雜毒海』の版心にはこの跋のある四十七丁まで『雜毒』とあり、四十八丁より七十丁までは版心に『雜毒』の字はない。」（〈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下）——大慧伝研究の再検討〉，頁 157）

⁶⁴ 《雲臥紀譚》卷 2，CBETA, X86, no. 1610, p. 682a6-b3。

⁶⁵ 石井修道，〈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下）——大慧伝研究の再検討〉，頁 157。

而在將《宗門武庫》與《禪宗雜毒海》比對之後，發現其中共有 93 則是相同的內容，但有些在文字敘述上有差異，顯然是不同人所錄。而〈雲臥菴主書〉中所說的「自大呂申公執政至保寧勇禪師四明人，乃五十五段而罷興」這一段，其中可看出的「大呂申公執政」與「保寧勇禪師四明人」二則，在現存的版本中皆有，所以很顯然現存的《宗門武庫》也已經加入了大慧在紹興二十三年（1153）所說的內容。而且，《年譜》的引用是以《宗門武庫》為主。

另外，還有一點須特別注意的是，上述所引〈雲臥菴主書〉內容的最後，還有一段說：

宏之親錄，為德侍者收。禮之親錄，在愚處。禮之錄，其中尚有說：「雲蓋古和尚，叢林謂『古墓固』者，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狗子無佛性，終日庭前睡不驚；狂風打落古松子，起來連吠兩三聲。』老師曰：『此吟狗子詩也。』」禮之小楷，筆力精勁，殊有風韻，蓋出之於晉宋法帖耳。⁶⁶

從此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大慧在紹興二十三年（1153）所說的內容，有二位弟子記錄下來。其中的這一位名為「禮」的弟子，已查不出是何人。而他所錄的本子與法宏的內容有些不同。文中所說的「雲蓋古和尚」一則，現在的《宗門武庫》與《禪宗雜毒海》都沒有收錄。

另外附帶一提，目前的《卍續藏》收有一部《禪宗雜毒海》八卷，此書經過多人之編輯。無愠（1309-1386）於洪武十七年（1384）所寫的序云：

昔妙喜老祖，居洋嶼菴，凡有所唱說，侍僧宏首座者皆錄之，而名之曰《雜毒海》，蓋取老祖所謂「參禪不得，多是雜毒入心」之語也。是故後之學者，凡遇宿師碩德偈頌佛事等語，手錄成帙，亦以《雜毒海》目之，其來久矣！⁶⁷

⁶⁶ 《雲臥紀譚》卷 2，CBETA, X86, no. 1610, p. 682b11-16。

⁶⁷ 《禪宗雜毒海》卷 1，CBETA, X65, no. 1278, p. 54a22-b2。

大慧的《雜毒海》內容，是記錄古德的機緣法語。但是，後來收錄古德的各種偈頌的書，也被稱為《雜毒海》。但是，從此段引文我們卻可以看出，後代所編錄的《雜毒海》，是有受大慧現存宋本《雜毒海》的影響，因此書的後半部收錄的都是大慧所作的偈頌。

（二）《正法眼藏》

在歷年的大藏經中，只有明朝的《嘉興藏》與日本《卍續藏》有收錄《正法眼藏》，而《卍續藏》中的卷首有圓澄（1561-1627）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寫的重刻序。⁶⁸ 依據《年譜》之記載，此書是成立於紹興十七年（1147）。⁶⁹ 在《正法眼藏》篇首的著語中，大慧說到此書成立的過程：

予因罪居衡陽，杜門循省外，無所用心，間有衲子請益，不得已與之酬酢。禪者冲密、慧然隨手抄錄，日月浸久成一巨軸。冲密等持來乞名，其題欲昭示後來，使佛祖正法眼藏不滅。予因目之曰《正法眼藏》，即以琅邪為篇首，故無尊宿前後次序，宗派殊異之分，但取徹證向上巴鼻，堪與人解黏去縛，具正眼而已。⁷⁰

大慧是在紹興十一年（1141）遷居衡陽，弟子記錄下其所說的古則與著語，並於紹興十七年（1147）編集成書，請大慧命名。大慧自己將之命名為《正法眼藏》，並且說此書是不分宗派，只為了幫助學人解黏去縛而證悟。此點，大慧在〈答張侍郎（子韶）〉的回信中也再次強調說：「所以集《正法眼藏》，不分門類，不問雲門、臨濟、曹洞、為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⁷¹ 由此可看出，此書中的每一則古則，都是大慧為了幫助學人開悟而說的。

⁶⁸ 《正法眼藏》卷 1，CBETA, X67, no. 1309, p. 556a2-b4。

⁶⁹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CBETA, J01, no. A042, p. 802c23-29。

⁷⁰ 《正法眼藏》卷 1，CBETA, X67, no. 1309, p. 557c2-8。

⁷¹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29，CBETA, T47, no. 1998A, p. 937b27-29。

此書共有三卷，每卷又分成上下，所以也可說是六卷。每一卷的內容都是先列舉一位祖師的機緣或示眾法語，然後再附上大慧之著語。但是，不是每一則都有著語，有著語者以「妙喜曰」標示。依據石井修道之研究成果，上卷有 244 則、中卷 216 則、下卷 223 則，合計共 663 則。其中，附有大慧著語的次數是上卷 38 次、中卷 55 次、下卷 47 次。⁷² 而在下卷最後，還有一則上節中所討論的「示眾」（辨邪正說）。

此書現存的單行本，最早的是存於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的宋朝刊本，此版本因前後沒有序跋，所以不知其真正的出版年。此版本現被收入在柳田聖山與椎名宏雄合編的《禪學典籍叢刊》卷 4，在題解中說此書應是紹興末年所刊。⁷³ 而石井修道則依據版心的數字，推測有可能是指紹興三十二年（1162）。⁷⁴ 除此之外，石井修道依據其所發現的王質（1135-1189）的序，推測在乾道末年（1172-1173）有一個刊本，而且此刊本還與另外一位樓鑰（1137-1213）的跋是不同的。⁷⁵ 再者，筆者也發現有一則吳潛（1195-1262）的序⁷⁶，年代又稍晚於樓鑰，所以也有可能又是另

⁷² 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三）——大慧『正法眼藏』と『聯灯会要』〉，頁 276。

⁷³ 《禪學典籍叢刊》卷 4，頁 460。另外，此版本也被收入在《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第一輯（北京：線裝書局，2001 年），在卷首說明中，說此是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的刊本。

⁷⁴ 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三）——大慧『正法眼藏』と『聯灯会要』〉，頁 276。

⁷⁵ 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九）——大慧の著作について（承前）〉，頁 318-319。石井在論文中，依據無王質序中的「又五年，師終于徑山，而正法眼藏，先行於世，時隆興元年也」一段，說隆興元年（1163）刊行《正法眼藏》，進而又推論此版本也是黃文昌所編。筆者認為此部分是作者對中文文意的誤解，實際上並非如此。

⁷⁶ 《居士分燈錄》卷 2：「吳潛，字毅夫，號履齋，理宗朝，拜相。參禪有得，嘗作〈大慧正法眼藏序〉曰：『此事亘古亘今，漫天漫地，端視側視，直視橫視，開視闔視，明視暗視，無不視，亦無所視，亦無無不視、無所視。……』」（CBETA, X86, no. 1607, p. 606a24-b11）

一個版本。而依據《新纂禪籍目錄》之記載，還有一本嘉熙元年（1237）的刊本存於岸澤文庫。⁷⁷

在日本方面，最早的是南北朝（1331-1392）初期的五山版，之後還有三種版本可得。而韓國方面，目前沒有此書的刊刻記錄。

（三）《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上一節中，已將弟子收集大慧一生說法的語錄情況做了介紹，其中重要的說法有三種：

第一、《年譜》記載：道印編六十卷，黃文昌等人裒其綱要離為五冊

第二、蘊聞奏筭：《廣錄》三十卷、《語錄》十卷

第三、入藏刊記：《語錄》十冊 = 三十卷

其中，有關道印所編的六十卷，另一個重要記載，是現在被放在二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禪宗雜毒海）後面，祖慶寫於紹熙元年（1190）的跋，其內容如下：

大慧先師以無量三昧辯才，秉佛慧炬，洞燭人心。承學之徒，隨說抄錄，散落諸方。末後最庵道印法兄，裒次編正，總為一集，名曰《廣錄》。前後顛末，了然無遺。……祖慶親炙先師之日最久，敢不奉承道印法兄之用心，鏤版刊行，以廣其傳。……紹熙元年四月結制日。（祖慶）謹跋。⁷⁸

將此篇跋語對照《年譜》的記載，可以知道道印編的六十卷是稱為《廣錄》。但是，以目前可查的刊行記錄並沒有六十卷本的《廣錄》存在。祖慶所刊行的這個版本，到底是什麼情況，目前無法得知。

⁷⁷ 駒澤大學圖書館編，《新纂禪籍目錄》，頁191。

⁷⁸ 《普覺宗杲禪師語錄》卷2，CBETA, X69, no. 1362, pp. 648c23-649a11。

其次，道印所編的《廣錄》六十卷與黃文昌等人的五冊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有一則很重要的訊息是來自〈雲臥菴主書〉對舊本《年譜》的批判：

又云：兄與璉、密、禪，於老師語錄，節其綱要，離為五冊。既節，則是刪繁去冗，然其間不無去取，似不當揭示於世，徒使叢林增阿難眊矣之歎也。⁷⁹

這段引文顯示，原本的《年譜》是寫「節其綱要，離為五冊」，但是事實上並不是「節錄」，所以曉瑩提出此錯誤，認為這會誤導後世。再比對由宗演修訂過後的《年譜》是寫「哀其綱要，離為五冊」⁸⁰，由此可以證明黃文昌等人所整理的五冊⁸¹，內容是與六十卷相同，只是重新分類整理，並沒有刪減。⁸²

再者，石井修道依據現存的單行本，分別有署名黃文昌重編的語錄二冊、法語一冊、書一冊與普說一冊的存在，推測五冊本是入藏三十卷本的原典，二者間的對應關係如下：⁸³

- A 語錄 上冊.....卷一~六
- B 語錄 下冊.....卷七~十二
- C 普說卷十三~十八
- D 法語卷十九~二十四

⁷⁹ 《雲臥紀譚》卷 2，CBETA, X86, no. 1610, pp. 681c24-682a2。

⁸⁰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卷 1，CBETA, J01, no. A042, p. 807a23。

⁸¹ 對於這「五冊」，約同時代的《叢林盛事》卷 2 記載：「遯菴演，閩人。初見元枯木，後參妙喜於徑山。與最菴印、同菴璉，哀集《大慧廣錄》三十卷，盛行于世。」（CBETA, X86, no. 1611, p. 706c2-3）

⁸² 石井修道，〈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上）〉，頁 295-303。

⁸³ 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四）——大慧の著作について〉，頁 290。

E 書卷二十五~三十

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黃文昌等人是將道印所編的《廣錄》六十卷，分成語錄、普說、法語與書四種五冊。而此四種五冊的內容又與入藏的三十卷內容吻合。因此，可以推想，蘊聞是將此五冊本，再次抄成「《廣錄》三十卷」，而其所說的「《語錄》十卷」，即是三十卷中的前十卷，真正名為「語錄」的部分。那麼，入藏的時候，為什麼不是稱為「廣錄」而是「語錄」呢？筆者認為這牽涉到蘊聞在〈進大慧禪師語錄奏筭〉中所說的：「今（臣）所進先師《語錄》十卷，欲乞聖慈依上件體例，特賜指揮亦令入藏。」⁸⁴ 也就是說，蘊聞真正上進的是「《語錄》十卷」，所以同意入藏的也就是「《語錄》十卷」。然而，實際上入藏的內容卻是「廣錄」，這也就可以看出為什麼入藏刊記是寫收到「十冊」，而不是「十卷」了。「《語錄》十冊」的寫法，表面上符合「語錄」之名，與「十」之數，而實際上卻是《廣錄》的分量。⁸⁵ 這中間發生了什麼事，現在已不可考。不過，椎名宏雄指出，蘊聞與東禪寺的住持德潛在法系上是叔姪的關係，對於大慧語錄的入藏，大慧派的人與東禪寺的私下關係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大慧普覺禪師語錄》是首部個人語錄的入藏，在歷史上有其重要的意義。⁸⁶

由以上之推論，大體上可以總結入藏的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就是大慧的弟子們所整理出來的全部內容，並不是在此之外，另有一個內容更完整的「廣錄」或「全錄」的存在。以下，筆者就針對整本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與單行的十二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做版本狀況的說明。

⁸⁴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 1，CBETA, T47, no. 1998A, p. 811a17-19。

⁸⁵ 在宋版的大藏經中，大慧語錄三十卷是分成「多、士、寔」三函，每函各十卷。石井修道認為「十冊」的意思，是指這三個字函的各別十卷。（〈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上）〉，頁 302）筆者認為這個推測有待商榷。

⁸⁶ 椎名宏雄，《宋元版禪籍の研究》，頁 231-232。

《大正藏》中的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是以「增上寺報恩藏明本」⁸⁷ 為底本，對校本是「宮內省圖書寮藏五山版」與「德富猪一郎氏藏五山版」。⁸⁸ 石井修道指出，實際上宮內省圖書寮沒有五山版，依其註 2 說明可以知道，實際上是用宋版，而此宋版就是開元寺的《毗廬藏》。⁸⁹ 《毗廬藏》的入藏刊記是紹玉（活躍於 1172）所題，內容與《崇寧藏》的入藏刊記差不多，主要的差異在於所刊的卷數是寫「三十一卷」。⁹⁰ 此三十一卷，是在原本三十卷後，附加《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一卷。但是，若是依據椎名宏雄的《宋元版禪籍の研究》一書所示，在宋版的大藏經中，不管是東禪寺版還是開元寺版，實際上都附有一卷的《普說》。⁹¹ 而此附卷在後期的大藏經中都沒有收錄，其內容狀況將在下面的《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一小節中再做進一步說明。

東禪寺版與開元寺版的入藏刊記日期，都是「乾道八年」（1172），因此可以知道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是同時被收進這二套大藏經中。而之後明朝的《洪武南藏》、《永樂南藏》、《永樂北藏》與《嘉興藏》皆有收錄。在日本方面，《縮刻藏》、《卍正藏》與《大正藏》皆有收錄。但是，其中《卍正藏》所使用的不是三十卷本，而是十二卷本。此十二卷本同樣是署名「蘊聞上進」，所以是出自大藏經的系統，其卷首有如一（1616-1671）所寫的「大慧普覺禪師像讚」，卷末有如一寫的跋，但此跋語的內容有些奇怪：

⁸⁷ 此是方冊本，萬曆十三年（1585）刊。（椎名宏雄，《宋元版禪籍の研究》，頁 231）

⁸⁸ 《大正藏》冊 47，頁 811 註 1。

⁸⁹ 石井修道：「大正藏經に宮内省図書寮藏五山版と校訂したようになっているが、実は宮内庁書陵部には五山版なるものは現存せず、大正藏經の校訂に使用したものは明かに開元寺版の宋版大藏經である。」（〈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四）——大慧の著作について〉，頁 289）

⁹⁰ 《大正藏》冊 47，頁 811 註 2。

⁹¹ 椎名宏雄，《宋元版禪籍の研究》，頁 229-232, 253-256。

宋大慧杲和尚所說《語錄》八十餘卷，附藏流通，如大海汪洋，渺無邊際。一踏到底者，了涓滴之本。空眼底無筋的，見千波而競起。曇瑞、柏岩二子合資重補所未刻者一十二卷，以廣其傳……。廣壽如一拜書。⁹²

引文中說「重補所未刻者一十二卷」，但是此十二卷卻是大藏經系統的內容，這樣的矛盾就會引生新的問題。若此跋語的內容無誤，那麼就應該有一個不同於現存語錄的十二卷本。若實際上沒有一個不同於現存語錄的十二卷本，那麼就是如一的誤解，以為不同，但這個可能性又不大。但是，目前沒有不同於現存語錄的十二卷本的存在，所以這是目前無解的謎題。另外，石井修道在其論文中則說，《卍正藏》的底本，就是有如一跋文的正保四年（1647）刊本。⁹³

署名黃文昌重編的語錄二冊，現存有元朝泰定二年（1325）的刊本，分成上下卷：上卷署名道謙錄、黃文昌重編，附塔銘；下卷署名悟本錄、黃文昌重編，有隆興二年（1164）張浚的跋文。⁹⁴ 入藏的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也是在卷六末附塔銘，卷十二末有隆興二年（1164）張浚的跋文。由此可以肯定，入藏的原本就是黃文昌等人編的二冊本。

再者，日本的五山版，也就是《大正藏》所用的「德富豬一郎氏藏五山版」，目前是存於成篁堂文庫，此同樣是黃文昌重編的系統，分成二卷二冊，只是目前只存上冊。⁹⁵ 石井修道指出，成篁堂本有一則紹興十五年（1145）張浚的序，依據此序的時間，再加上《雲臥紀譚》所說「大慧先住徑山語要，乃謙有衡陽編次」⁹⁶ 一語，可以推斷應該是有張浚序的一冊本語錄先刊行，然後在刊行二冊本時，張浚又為其寫了跋語，這中間

⁹²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十二卷，《卍正藏》冊 59，頁 786。

⁹³ 石井修道，〈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上）〉，頁 288。

⁹⁴ 石井修道，〈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上）〉，頁 286-287。

⁹⁵ 石井修道，〈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四）〉，頁 290；川瀨一馬，《五山版の研究》，頁 411。

⁹⁶ 《雲臥紀譚》卷 2，CBETA, X86, no. 1610, p. 676c10-11。

相差 19 年。⁹⁷ 但是，筆者認為紹興十五年（1145）張浚為其寫序的語錄，不可能是二冊本中上冊的全部內容，而是只有大慧在紹興七年（1137）至十一年（1141）第一次出世徑山時的語錄，這個部分就是三十本語錄中的前四卷。至此，再配合上節中所提到的《直齋書錄解題》的記錄來看，是相吻合的。《直齋書錄解題》的記錄是：「《大慧語錄》四卷，僧宗杲語，其徒弟道謙所錄，張魏公序之。」其中「四卷」、「道謙錄」與「張魏公序」都是很重要的線索。因此，《大慧語錄》的出版順序，是在紹興十五年（1145）有四卷一冊的語錄出版，然後在隆興二年（1164）出版十二卷二冊本。⁹⁸

（四）《大慧普覺禪師法語》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一書，入藏的部分，主要是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中的卷 19-24，共六卷。而《卍正藏》所採用的則是署名黃文昌重編的單行本，只有一卷，但分成上、中、下。石井修道指出，《卍正藏》的底本是寬永十七年（1640）的三卷三冊本。⁹⁹

此書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元朝泰定二年（1325）的刊本，只有一卷，其刊記與二冊本《語錄》一樣。¹⁰⁰ 其次是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二卷本，存於臺灣的國家圖書館。此書雖然有一卷、二卷、三卷與六卷本，但是內容都是一樣的，共有 40 則法語。

另外，在《卍正藏》所收的四卷本《大慧普覺禪師普說》的後面，附有 25 則法語。此 25 則的內容，全部不同於上述的 40 則。因此，二個部

⁹⁷ 石井修道，〈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上）〉，頁 300。石井修道在文中，誤將紹興乙丑年當成是西元 1147 年，實際上應該是 1145 年，所以其說張浚的序與跋是相差 17 年，實際上是相差 19 年。

⁹⁸ 目前有關《語錄》部分的校註有：潘桂明釋譯 1997《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17，高雄：佛光文化。但此書是採取節選，沒有包含三十卷的全部內容。

⁹⁹ 石井修道，〈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上）〉，頁 291。

¹⁰⁰ 石井修道，〈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上）〉，頁 291。

分合起來，共有 65 則。¹⁰¹ 此 65 則法語的對象以士大夫居多，共有 47 位，另有 7 位在家女眾（當時稱之為道人），而僧人的部分則有比丘 10 位、比丘尼 2 位。由內容可看出，其中大部份是由請法者呈交一個卷軸向大慧求指示，大慧親筆在卷軸內寫下他的開示。大慧通常會不厭其煩地在文中描述請法因緣，或他與請法者之間的交往過程等，因此讀來非常親切，有身歷其境之感。

（五）《大慧普覺禪師書》

《大慧普覺禪師書》，簡稱《大慧書》，是大慧最著名的著作。入藏的部分，主要是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中的卷 25-30，共六卷。而《卍正藏》所採用的則是署名黃文昌重編的單行本，只有一卷。至於《卍正藏》的底本，石井修道指出，也許可以根據是一冊本，推測是寬永十九年（1642）的刊本，但是因為此書的開版很多，很難與其他版進行比較而得出結論。¹⁰²

在單行本的部分，現存最早的宋本是乾道二年（1166）徑山妙喜菴刻本，一卷一冊，目前存於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¹⁰³ 依其年代，此應是《大慧書》的首次刻本。依筆者查到的刊刻記錄，此書在日本與韓國的版本相當的多。在日本，最早的是南北朝（1331-1392）極初期的五山版，

¹⁰¹ 目前有關《法語》部分的校註，在 40 則的部分有：（1）石井修道 1992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大乘仏典——中国・日本篇 12：禅語録》，東京：中央公論社；（2）明堯、明潔校注 2005 《大慧宗杲禪法心要——宗杲禪師書信集校注》，河北：河北禪學研究所。（內容包括法語與書二部分）在 25 則的部分有：（1）石井修道 1993 〈訳注『大慧普覺禪師法語<続>』（上）〉，《駒沢大学禅研究所年報》4，頁 20-62；（2）石井修道 1994 〈訳注『大慧普覺禪師法語<続>』（下）〉，《駒沢大学禅研究所年報》5，頁 85-127。

¹⁰² 石井修道，〈大慧語録の基礎的研究（上）〉，頁 292。

¹⁰³ 椎名宏雄，《宋元版禅籍の研究》，頁 577-578。

二卷二冊¹⁰⁴，之後還有多達 11 種的刻本。而在韓國方面，最早的記錄是洪武二十年（1387），之後還有多達 16 種的刻本。

在內容上，《大慧書》收錄了大慧和 40 名士大夫與 2 名僧人的來往書信 62 篇，其中回答了士大夫在學佛參禪中所遇到的各種困惑，也闡述對當時各種禪法的看法，以及教導了看話頭的具體方法，因此此書受到歷代僧俗相當大的重視。¹⁰⁵

（六）《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三種）

以「大慧普覺禪師普說」為名的書，共有三種：

第一、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中的卷 13-18（單行本只有一卷）

第二、《崇寧藏》與《毗廬藏》中的附卷：《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一卷

第三、《卮正藏》所收錄的《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四卷

收於《卮正藏》的《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在目錄上是寫五卷，而這五卷是由四卷本與一卷本構成。一卷本的部分，分成上下卷，署名慧然錄、黃文昌重編，此即是等同於三十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中的卷 13-18 的單行本。此單行本的宋版現已不存，目前所存最早的是日本鎌倉（1185-1333）末期的五山版，一卷一冊，此版中留有宋版刊記「秦魏國太夫人田氏悟真 助緣」。之後，有正保三年（1646）的刊本，分成上下二卷。因此，可以推測《卮正藏》所用的底本，可能就是正保三年（1646）的刊本。

依據石井修道將《大正藏》、五山版、正保本與《卮正藏》的內容所做的比對，可以看出其中有一些差異：《大正藏》共有十四則，第十四則

¹⁰⁴ 此版本現被刊載於《日本五山版漢籍善本集刊》冊 8，頁 515-562。

¹⁰⁵ 目前有關《大慧書》的校註有：（1）荒木見悟 1969《大慧書》，禪の語錄 17，東京：筑摩書房；（2）明堯、明潔校注 2005《大慧宗杲禪法心要——宗杲禪師書信集校注》，河北：河北禪學研究所；（3）呂有祥、吳隆升校注 2008《大慧書》，中國禪宗典籍叢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是〈孫通判請普說〉；五山版共有 15 則，最後多了一則〈孟郡王請普說〉；正保本與《卍正藏》都是 14 則，但第 14 是〈孟郡王請普說〉，沒有〈孫通判請普說〉。¹⁰⁶ 也就是說，本來署名黃文昌重編的《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一冊，內容應該有 15 則，但是在宋朝入藏的時候，少了第 15 則。之後，正保三年的刻本，則是少了原本的第 14 則。

其次，《卍正藏》的四卷本的部分，在第 1 卷是署名慧然與蘊聞錄、祖慶校勘，第 2-3 卷是署名道先錄。卷首有祖慶寫於淳熙十五年（1188）的序以及紹熙元年（1190）的跋，內容與前述二卷本《大慧普覺禪師語錄》的一樣。《卍正藏》的底本應是正保三年（1646）的刊本，而此書的宋本已佚失，能看到的最早版本是鎌倉（1185-1333）末期的覆宋五山版。¹⁰⁷ 此版本也被收入在《禅学典籍叢刊》卷 4 中，從中可看到祖慶寫的序文與跋語也都是放在卷首，且椎名宏雄在題解中用祖慶寫的序文與跋文來說明此書的成立。¹⁰⁸ 但是，筆者認為序文與跋文的內容與四卷本《普說》沒有一定的關係，所以不太能夠以其年代來斷定此書的最早成書時間。此四卷本的普說內容，完全與上述一卷本的普說不同，共有 66 篇¹⁰⁹，卷四最後有一則〈湯承相請大慧禪師普說疏語〉，然後再附法語 25 則。

再者，《崇寧藏》與《毗盧藏》所附的《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一卷，目前筆者無法看到其內容，唯一能看到的是日本上醍醐寺所藏的東禪寺版的貼尾影像，此影像被揭載在《重要文化財》第 21 卷中：¹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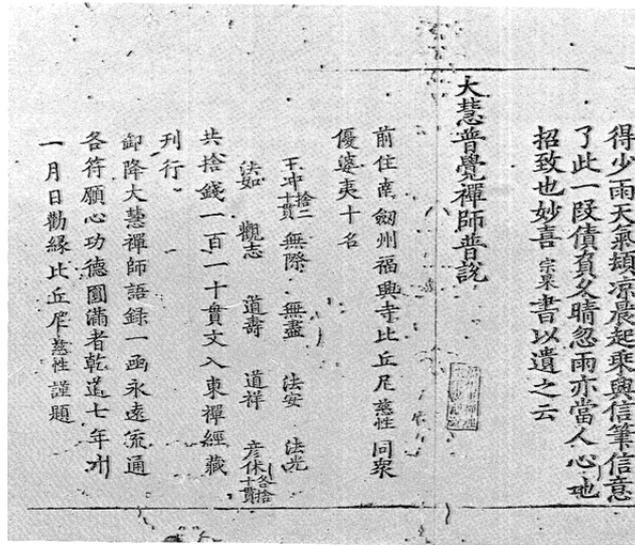
¹⁰⁶ 石井修道，〈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上）〉，頁 289-290。

¹⁰⁷ 石井修道，〈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上）〉，頁 294。

¹⁰⁸ 《禅学典籍叢刊》卷 4，頁 464-467。

¹⁰⁹ 在《禅学典籍叢刊》卷 4 的題解中是寫 60 篇。（頁 464）

¹¹⁰ 筆者是從椎名宏雄《宋元版禅籍の研究》一書的第 299 頁得知此資料；每日新聞社「重要文化財」委員會事務局編，《重要文化財——書跡・典籍・古文書 IV：仏典 II》卷 21，頁 113。



204 宋版一切經 6096帖 京都 醍醐寺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帖尾)
折本裝 各29.6×11.7cm 上醍醐寺經藏に伝來した宋
南宋時代 他はすべて東禪寺版で、こ

(圖檔出自《重要文化財》卷 21，頁 113)

依據石井修道，此一卷的內容有三：(1)長文的〈普說〉，此普說的內容等同於《正法眼藏》中最後的「示眾」；(2)〈性道人請普說〉，此普說在其他的方面看不到；(3)〈示陳提舉〉，此是四卷本《普說》所附法語的其中一個。¹¹¹ 但是，若依石井修道所言，那麼從帖尾影像可以看到的三行內容，應該就是「示陳提舉」一則的內容，可是實際上四卷本《普說》所附的 25 則法語中，沒有「示陳提舉」這一則，可看到的三行內容也不存於現在可得的其他著作之中。另外，依據椎名宏雄所轉載的開元寺版記錄，此本普說中有紹興十九年（1149）五月的年記，且卷末有大慧寫的跋文。¹¹² 那麼帖尾影像可以看到的三行內容，也有可能是跋文的最後三行。

¹¹¹ 石井修道，〈大慧語錄の基礎的研究（上）〉，頁 303。

¹¹² 椎名宏雄，《宋元版禪籍の研究》，頁 254-255。

四、結語

大慧宗杲禪師是禪宗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從其 38 歲立僧到 75 歲圓寂，說法時間長達 32 年，因此其所遺留下的語錄相當多。

其中屬於早期的有《宗門武庫》、《禪宗雜毒海》與《正法眼藏》三部，此三部是在大慧在世時已刊行。大慧圓寂後，弟子收集整理其開示、書信等之記錄為六十卷五冊之《廣錄》。同樣的內容，之後在乾道八年（1172），以《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三十卷的形式被收入《崇寧藏》與《毗盧藏》之中。此部分通常以《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大慧普覺禪師法語》與《大慧普覺禪師書》四種單行本流通。再者，宋版大藏經之中還收有附卷《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一卷，此在之後的大藏經皆沒有收錄，也沒有單行本流傳。

四卷本的《大慧普覺禪師普說》一書，《年譜》上沒有相關的記載，因此此書的最早成書年代不明，但是其分量相當的多，共約有十五萬字。有關「普說」的型式，大慧宗杲在〈虎丘沼長老請普說〉中說到：「一百年前本無普說，因熙寧元祐間，真淨和尚居洞山歸宗時方有普說，大意以開悟學者為心。」¹¹³ 真淨和尚即雲菴克文（1025-1102），所以「普說」的說法型式是始於北宋，而其目的在於「開悟學者」。因此，就研究大慧的思想與禪法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一部著作。

由以上之探討，我們可以知道，大慧的著作大部分都保存了下來。以上所談到的九本書，即是研究大慧的思想與禪法必須研讀的全部一手資料。

¹¹³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CBETA, M059, no. 1540, p. 919a10-12。

【參考書目】

（一）電子佛典

本文佛典引用主要是採用「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的電子佛典集成光碟，2011 年。

-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CBETA, J01, no. A042。
-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CBETA, T47, no. 1998B。
-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CBETA, M059, no. 1540。
-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8A。
- 《五燈會元》，CBETA, X80, no. 1565。
- 《古尊宿語錄》，CBETA, X68, no. 1315。
- 《正法眼藏》，CBETA, X67, no. 1309。
- 《居士分燈錄》，CBETA, X86, no. 1607。
- 《指月錄》，CBETA, X83, no. 1578。
- 《普覺宗杲禪師語錄》（禪宗雜毒海），CBETA, X69, no. 1362。
- 《雲臥紀譚》，CBETA, X86, no. 1610。
- 《雲棲法彙》，CBETA, J32, no. B277。
- 《嘉泰普燈錄》，CBETA, X79, no. 1559。
- 《緇門警訓》，CBETA, T48, no. 2023。
- 《禪宗雜毒海》，CBETA, X65, no. 1278。
- 《禪林寶訓》，CBETA, T48, no. 2022。
- 《叢林盛事》，CBETA, X86, no. 1611。
- 《觀音慈林集》，CBETA, X88, no. 1644。

(二) 佛教典籍和古籍

-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一卷，《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冊 22，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南宋寶祐元年（1253）刻本〕
-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一卷，《大正藏》冊 47，第 1998B 號，東京：大藏經刊行會，1924-1935 年。
- 《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一卷，《日本五山版漢籍善本集刊》冊 8，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南北朝（1331-1392）時期，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
- 《大慧普覺禪師書》二卷，《日本五山版漢籍善本集刊》冊 8，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日本京都大學所藏〕
-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四卷，《大正藏》冊 59，第 1540 號，臺北：新文豐，1980 年。
-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四卷，《禪學典籍叢刊》卷 4，柳田聖山、椎名宏雄編，京都：臨川書局，2000 年。〔五山版，東洋文庫所藏〕
-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十二卷，《大正藏》冊 59，臺北：新文豐，1980 年。
-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三十卷，《大正藏》冊 47，第 1998A 號，東京：大藏經刊行會，1924-1935 年。
- 《大覺禪師坐禪論》（附：〈大覺禪師省行文〉蘭溪道隆撰、〈大慧禪師發願文〉大慧宗杲撰、〈中峰和尚坐禪論〉中峰明本撰），蘭溪道隆撰，寬永 20 年（1643）中野是誰刊行。〔駒澤大學圖書館藏書 H180/223〕
- 《正法眼藏》三卷，《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第一輯，北京：線裝書局，2001 年。〔卷首說明：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刊本〕
- 《正法眼藏》三卷，《大正藏》冊 67，第 1309 號，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1989 年。
- 《正法眼藏》三卷，《禪學典籍叢刊》卷 4，柳田聖山、椎名宏雄編，京都：臨川書局，2000 年。〔宋版，宮內廳書陵部所藏〕
- 《朱子語類》，〔宋〕黎靖德輯，「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zhuzi-yulei/>。
- 《直齋書錄解題》，〔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 《晉書》，〔唐〕房玄齡等撰，「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wiki.pl?if=gb&res=788577>。
- 《普覺宗杲禪師語錄》二卷，《大正藏》冊 69，第 1362 號，東京：國書刊

行會，1975-1989年。

(三) 中日文專書、論文、網站等

- 川瀨一馬 1970 《五山版の研究》上下卷，東京：日本古書籍商協會。
- 方新蓉 2013 《大慧宗杲與兩宋詩禪世界》，北京：中華書局。（四川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
- 市川白弦 1941 《大慧》，東京：弘文堂。
- 石井修道 1972 〈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三）——大慧『正法眼藏』と『聯灯会要』〉，《印度学仏教学研究》20.2，頁 275-277。
- 石井修道 1973a 〈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四）——大慧の著作について〉，《印度学仏教学研究》21.2，頁 289-291。
- 石井修道 1973b 〈大慧語録の基礎的研究（上）〉，《駒沢大学仏教学部研究紀要》31，頁 283-306。
- 石井修道 1974 〈大慧語録の基礎的研究（中）——『正法眼藏』の出典と『聯灯会要』の關係〉，《駒沢大学仏教学部研究紀要》32，頁 215-262(R)。
- 石井修道 1975 〈大慧語録の基礎的研究（下）——大慧伝研究の再検討〉，《駒沢大学仏教学部研究紀要》33，頁 151-171。
- 石井修道 1978 〈大慧宗杲とその弟子たち（九）——大慧の著作について（承前）〉，《印度学仏教学研究》26.2，頁 318-322。
- 石井修道 1993 〈訳注『大慧普覚禪師法語<続>』（上）〉，《駒沢大学禅研究所年報》4，頁 20-62。
- 石井修道 1994 〈訳注『大慧普覚禪師法語<続>』（下）〉，《駒沢大学禅研究所年報》5，頁 85-127。
- 石井修道 2002 〈大慧禅と『大慧武庫』〉，《宗教研究》75.4，頁 235-236。
- 石井修道訳 1992 《大慧普覚禪師法語》，《大乘仏典——中国・日本篇 12：禅語録》，東京：中央公論社。
- 伍先林 2001 《宗杲思想研究》，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6，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1999年）
- 呂有祥、吳隆升校注 2008 《大慧書》，中國禪宗典籍叢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 李芹 2007 《大慧宗杲生平思想新探》，廈門：廈門大學宗教學碩士論文。
- 毎日新聞社「重要文化財」委員會事務局編 1977 《重要文化財——書跡・典籍・古文書 IV：仏典 II》卷 21，東京：毎日新聞社。

- 明堯、明潔校注 2005 《大慧宗杲禪法心要——宗杲禪師書信集校注》，河北：河北禪學研究所。
- 哈磊 2008 〈《大慧語錄》的編輯與版本系統〉，《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9，頁 106-110。
- 柳田聖山 1975 〈看話と默照〉，《花園大學研究紀要》6，頁 1-20。
- 柳田聖山、椎名宏雄編 2000 《禪學典籍叢刊》，京都：臨川書局。
- 荒木見悟 1969 《大慧書》，禪の語錄 17，東京：筑摩書房。
- 陳小法 2013 〈大慧宗杲及其著述在日影響之研究〉，《徑山大慧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徑山禪寺。
- 陳進 2013 〈大慧宗杲著作版本及學術研究現狀綜述〉，《徑山大慧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杭州：徑山禪寺。
- 椎名宏雄 1993 《宋元版禪籍の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
- 開濟 1996 《華嚴禪——大慧宗杲的思想特色》，臺北：文津出版社。（李開濟 1993 《宋代大慧宗杲禪思想研究》，新北：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廣田和教 2003 《大慧宗杲の禪思想成立に関する研究》，京都：花園大學文學博士論文。
- 廣田宗玄 2000a 〈大慧宗杲の「弁邪正説」について〉，《禪学研究》78，頁 196-229。
- 廣田宗玄 2000b 〈「弁邪正説」訓註（下）〉，《禪学研究》79，頁 150-178。
- 潘桂明釋譯 1997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17，高雄：佛光文化。
- 鄭榮植 2006 《大慧宗杲と韓国公案禪の展開》，東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論文。
- 鄭真熙 2002 《默照禪與看話禪比較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 駒澤大學圖書館編 1962 《新纂禪籍目錄》，東京：日本佛書刊行會。
- 「dibrary 디브리리」（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知識資訊綜合查詢），<http://www.dibrary.net>，2013.12.08。
- 「中文古籍書目資料庫」，<http://rarebook.ncl.edu.tw/rbook.cgi/frameset4.htm>，2013.12.04。
- 「中文百科在線」，<http://www.zwbk.org>，2014.05.26。

「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http://www.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2013.12.03。

「台灣地區善本古籍聯合目錄」，<http://nclcc.ncl.edu.tw/ttscgi/ttsweb?@0:0:1:/opc/catalog/rarecat@@0.09414726047048022>，2013.12.04。

「佛教藏經目錄數位資料庫」，<http://jinglu.cbeta.org>，2013.12.03。

(四) 西文專書、論文、網站等

Buswell, Robert E., Jr. 1987. "The 'Short-cut' Approach of K'an-hua Meditation: The Evolution of a Practical Subitism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 In *Sudden and Gradual Approaches to Enlightenment in Chinese Thought*. Edited by Peter N. Greg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Levering, Miriam. 1978. "Ch'an Enlightenment For Laymen: Ta-hui and The Religious Culture of The Sung."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rvard.

An Analysis of the State and Classification of Dahui Zonggao's Writings

Hsu, Shu-ya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Fo Guang University

Abstract

Chan Master Dahui Zonggao 大慧宗杲 (1089-1163) was known for his advocacy of the meditation method called “Kanhua Chan 看話禪”, which made him a very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Chan school. In addition to presenting the findings concerning Dahui's writings by analyzing current scholarly sources,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issues on the extant editions and its structure through re-classification.

Dahui's extant work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systems. The first system is the two-volume version of *Danhui pujue chanshi yulu*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which includes the one-volume version of *Zongmen wuku* 宗門武庫 and the two-volume version of *Chanzong zaduhai* 禪宗雜毒海. The second system is the three-volume version of *Zheng fayan cang* 正法眼藏. The third system is the thirty-volume version of *Danhui pujue chanshi yulu*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Besides four individual versions—*Danhui pujue chanshi yulu*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Danhui pujue chanshi pushuo*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Danhui pujue chanshi fayu*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 and *Danhui pujue chanshi shu* 大慧普覺禪師書—there is an one-volume version of *Danhui pujue chanshi pushuo*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which was attached in the Song Dynasty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 The fourth system is the four-volume version of *Danhui pujue chanshi pushuo* 大慧普覺禪師普說. These four systems totally include nine individual works.

Keywords:

Dahui Zonggao, Chan School, Writings, Record (*yulu*), Discourse (*pushuo*)